

从维熙走了,一个心地坦荡、正直勇敢的人走了。在这个秋风萧瑟的早晨,我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无法抑制心里的悲痛。

热爱文学的中国人,应该都熟悉从维熙这个名字。四十多年前,他发在《收获》上的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曾经感动了无数读者。他无法违抗时代强加给他的厄运,历尽磨难。当他获得自由重回人间,却从苦难中采来了给人温暖和希望的鲜花。在危险的困境中,在人性被扭曲的时代,他把自己的赤子情怀,镌刻在了不朽的文字里。

第一次见到从维熙,是1985年冬天,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他是引人注目的作家,被很多人包围。我只是远远地看到他,看他高兴地和朋友们说笑。我当时曾想,一个能写出《大墙下的红玉兰》的作家,一定有着坚韧的意志和开朗的胸怀。

第一次和从维熙交谈,是在两年之后,1987年春天,在北京京丰宾馆参加青年作家创作会议。那时,从维熙是作家出版社社长,名作家兼大出版社掌门人,地位很显赫。那天,他带着作家出版社的一批编辑来京丰宾馆看望与会的作家。那是在一个

八月十五已过,窗前的桂花树依然悄无声息,心下落然。一天,经过河道,一阵熟悉的香气袭来——桂花开了。只几天

的光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桂树的影子,空气里到处弥漫着桂花的香气,突然发现居住了这么久的城市原来有这么多的桂树,不知道平日里它们都使了什么隐身之术,躲在哪里,突然在这么一天,约定好了似地齐齐开放,齐齐吐露芬芳。

“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自是花中第一流。”李清照如是赞誉。桂花是当得起这种赞美的,它的香气真诚而朴实,不伪装,不掩饰,不隐藏,不吞吞吐吐,就这么直直地坦露,就这么乍乍地表白。米粒大小的黄色的花,仿佛蕴含着无限的能量,可使周围几米甚至几十米远的地方被香气笼罩着。风来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它的兴奋。特别是几株桂树并排长在一起的时候,风过处,香气从不同方向传来,此未消而彼长,浓浓淡淡,长长短短,时断时续,绵延不绝。桂花的香气大方,妥妥帖帖,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的洋气,这种香气来自土地、来自天空、来自森林、来自大海、来自日月交替。这种香气让人感觉亲切、亲近,让人想起恋人的眼神,想起冬天妈妈的怀抱。

桂花的香气白天与夜晚是有区别的

沙粒,是既简单又丰富的存在。

沙坑里的沙砾承接跳跃后的冲力,于身体是一种充满保护感的存在;海边的沙滩则可以制造无数的可能,给予小孩子充满想象力的游戏材料,也是晒日光浴的好伴侣;沙雕作品有着既壮阔又细腻的美感,令人叹为观止;餐厅里的沙漏是用来限定上菜时间的,俨然成了时间的具象表现;而在沙画师的手里,它们又似乎能瞬间变幻出多姿的画面。

在我眼中,沙粒一直是富有哲理性的物体,它个体的细小和广袤的存在常常让人感叹聚合的力量,所谓聚沙成塔,而流沙画则让我更

红玉兰,永不凋谢

——怀念从维熙 赵丽宏

里差不多的地方吧。”

走出这片废墟后,我和从维熙有了长谈的机会。他向我敞开心扉,讲了不少受难中的往事,也谈了他重回文坛后很多感慨。他说他感谢上海,感谢巴金,在《收获》发表了他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让他被读者认识。当时写这样的作品,发表这样的作品,都需要勇气。他钦佩巴金的人格,喜欢读《随想录》。他也谈到几个不愿意反思历史的作家,讲了一些让我难忘的细节。他说:“苦难的生活,对有些人是财富,对大多数人是灾难,是生命的损耗。有些人,别人受难时他们曾经逍遥自在,甚至青云直上,别人受难结束了,他们却难受起来,竟然没有一点忏悔的意识,不愿意做一点反思。人和人,差别多大!”他送我的书中,最让我读得心动的是《走向混沌》,这是一本用血和泪,用他全部的情感和才华写就的生命之书,读这本书,感觉惊心动魄,苦难的生活,曲折的命运,那种直逼

的。白天的香气随着人,随着风来来回回,盘旋交替,飘浮上升,香气散发很远,只是稀释了变得有些薄气。入夜,香气从四面八方渐渐聚集,慢慢地下降,一层层地沉积,一层层地铺下,一层层地叠起。夜深的时候,月亮从云中露出笑脸的时候,香气才慢慢向上蒸发,慢慢的向周围弥漫,慢慢的向深处浸润,顷刻间,醉了天地,醉了日月,醉了河川,醉了身心。

王母陵牌坊下的那两棵桂树是我见到的最好的。人还没走近,桂花的香气就已经牢牢地,不由分说地就占据着你的鼻息,让你顺着香气一路寻着而来。这两棵桂树一左一右守护着王陵母千年沉睡,星夜、清晨,它散发的香气让整条街都沐浴着花香,家家户户推开窗户把这花香藏在卧室里,放在书柜中,存在衣柜底,埋在花盆下,留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八月桂花分外香”“桂花开放幸福来”这些美好的话语从心中涌起。

桂给予世界的芬芳是人人均等的,在她眼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是一个生命就拥有生命本身赋予的至高无上的尊严,无论处于何种状态——得意或者失意,无论处于什么境遇——顺利或者困顿,生命原本是可以如此芬芳,如此神采奕奕的——只要你愿意。

深切地感受到了它的神奇和自身的创造力,在流沙画面前,我觉得它成了具有灵魂的造物。

流沙画的制作其实并不难,虽然被称为“画”,但实际上创作的人并不需要绘画基础,它所需要的是制作者的心、细心和面对成品时那颗懂得感悟的心,准确地说,流沙画其实是展示沙的流体力学装置,通过水和空气的不断平衡,每次都能制造出这世间仅此一幅的画作。

当我从老师手里接过制作流沙画的材料时其实是很茫然的,两片玻璃的三条边粘合在一起,剩下空着的一边是用来把氧化铝、磨刚沙等材料放进去的,用很小的勺把磨刚沙放

人心的真实,远比虚构的故事更让人震撼。然而从维熙先生在他的叙述中并非怨天尤人,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就在南充笔会期间,我向从维熙约稿,请他为《上海文学》写稿。他很爽快地答应我,他说:“《上海文学》对我有恩,我还没有恢复自由,《上海文学》就发表了我的小说。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上海文学》,我欣赏你们刊物的风格,不跟风,不媚俗,发表的都是讲真话的作品。我一定为你们写!”

言而有信,从那一年开始,他连续不断地把自己的新作发给我,在《上海文学》陆续发表,从2011年到2017年,他在《上海文学》发表了十余篇新作,其中有小说,有散文,还有诗歌,受到读者的欢迎,也引起文学界的关注。这些文字,一如既往,真诚,真挚,即便是写苦难的生活,也充满了对生命的爱,对未来的希望。而他在作品中对人性的剖析,对历史的反思,发人深省。

2014年,我和从维熙先生应李辉的邀请,一起参加《人民日报》组织的襄阳笔会,我们又有机会一起促膝谈心。那年,从维熙先生81岁,但他依然兴致勃勃,游名山,登古城,访问了孟浩然当年隐居写诗的山中古寺。流过襄阳的汉江,江面开阔,水流平缓,我们在江边散步时,看到有人在江中游泳。李辉提议下汉水游泳,从维熙先生笑着不语。第二天早晨,我和李辉,还有小说家刘庆邦一起下江畅游,回宾馆时,在门口遇到从维熙先生,他笑着大声说:“哦,你们还真的下水了!为什么不叫我啊?”回北京后,从维熙先生写了一篇散文《义重情深》,文章写得活潑生动,他写了对水的感情,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生活的热爱。

2017年春天,静安区图书馆为我建了一个书房,我邀请朋友们为书房写一句话留作纪念,打电话给从维熙先生,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我的字写得很丑,但一定要写几句话送给你。”没过几天,他就从北京寄来了他的题词,他在一张宣纸上写了四句话:“百花园中的奇葩,人间纯净的童话,文海行舟期待帆影,皆在丽宏的笔下”,看着他的题词,我很感动,这是一个我敬佩的前辈对我的鼓励。他的字,枯涩苍劲,洒脱不羁,有风骨,有力量。笔墨之中,可以感受到他刚正坚韧的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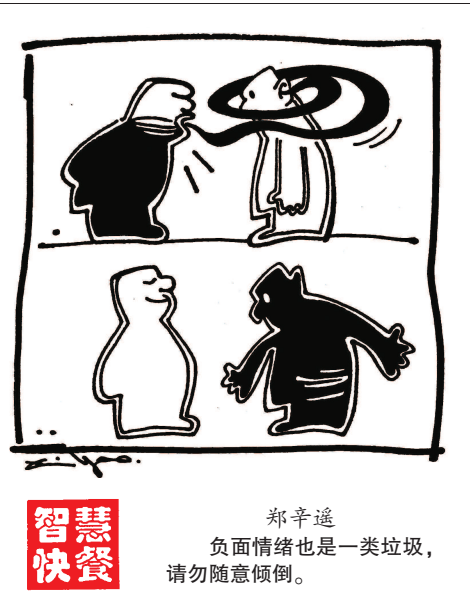
这些年,我去北京开会,每年都要邀几位文坛好友相聚,从维熙先生每次都来,还带着茅台酒请大家喝。有他在的场合,总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我从来没有感觉他是一个年过八十的老人。今年8月去北京参加国际书展,我打电话给从维熙先生,约他参加聚会,从维熙先生的夫人钟紫兰接电话,说他身体弱,无法来了。从维熙先生还是接了我的电话。他对我说,这次不能来,下次你来北京,我们再聚吧。

前天早晨,李辉在微信中发表了《我和老从》,向读者介绍了从维熙先生非凡的经历,是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我发信给李辉,称赞他:“写得好,性格、命运和诡谲的时代,让人感慨。”李辉转来了从维熙夫人刚发给他的一条短信:“今早,老从叫不应了,已上心电监护。”我给李辉回信:“但愿他能挺过去!”李辉回信:“是呀!”

我们都希望从维熙先生能战胜病魔,和我们重聚,让我们再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听到他智慧的言谈。但是他还是悄悄地走了。昨天一早,李辉给我发信:“老从今天走了。”

从维熙先生走完了他的生命之路,但他会活在朋友们的心里,会活在他所有被他作品感动过的读者心里。他的文字将在中国长久地被阅读被流传,他的故事,已成为一个时代不会被湮灭的心声。他从苦难中采摘来的那朵红玉兰,将永远绽开着,向世人展现灵魂的高贵,展现生命的顽强和美丽。

2019年10月29日 深夜于旅途



金秋九月,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应唐逸览老师之邀,我参加了2019“相约西湖”唐云艺术馆建馆二十周年暨艺德可风——唐云艺术精品展活动。

唐云艺术馆坐落在西湖东岸的南面。东临万松岭,南接长桥公园。沿着南山路柳浪闻莺、古清波门朝南走不多远,忽觉绿荫清森中映出2座江南古典式2层楼房,门前右侧石碑上铭刻着“唐云艺术馆”五个大字书法,由原上海市市长、海峡两岸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亲笔题写。艺术馆占地3500平方米,纪念馆大楼前有一方广场,派开幕式用,进门右手矗起一楼,便是艺术馆创作室与接待室了。最妙的是后花园的那块绿地,放眼湖山,大有唐诗所谓“心随湖水共悠悠”的况味。

在新中国七十周年华诞之际,亦是唐云艺术馆建馆20周年,杭州名人纪念馆甄选馆藏佳作,并从全国各地藏家手中征集到多件此前未曾展出过的佳作,为大家献上一场高雅的艺术盛宴。在艺术馆楼上的展厅里,总共展出唐先生书画精品53件,唐先生珍藏的金农、八大书画、八把曼生壶真迹等重量级藏品。从唐云的山水去看那个时代的新中国气象,也是一种独特的回顾方式。世人多知唐云先生是二十世纪海上最为优秀的花鸟画家代表人物之一,海派书画领军人物。但是此次展览的作品中,山水成了绝对的亮点。一套赠给原上海市园林局党委书记、局长白书章的册页,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笔墨华滋,烟云满纸,意境超然,虽写现实景物却与传统笔墨意蕴做到了很好的融合。还有一幅令人惊艳的青绿山水,是唐云先生原本打算送给好友画家林风眠的,画毛主席韶山故居,色墨变幻,十分细腻清润,层次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连当代海派艺术大师陈佩秋先生都称赞这件作品是“画之不朽佳作”。这件作品因种种缘故未能赠出,如今却有幸可以借到展出,对热爱书画的朋友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福缘。

唐云先生至今为人称道,不仅仅在艺术上的成就,更在于高尚的人格。有着十分严苛交友标准的傅雷都称赞他“高雅可嘉”,唐云先生品行之高可见一斑。他不仅对友人关照有加,于社会民众也有着一份担当与责任。上世纪30年代,初到上海便与友人共同举办“杯水画展”,将画款所得收入赈济灾民;80年代,更为筹建浙江省残联而作画百幅义卖,并一力承担了创作所需的全部费用。浙江省人民政府特赠唐云先生“艺德可风”匾额,这份情怀,至今仍令人称颂不已。唐云先生百年之后,家属遵其遗愿,精选平生收藏与创作作品捐给故乡杭州。向艺术馆捐赠唐云先生大作38件,唐先生收藏古今字画106件,另有曼生壶8件,其他文物43件,总共达195件。所捐赠藏品中,尤以8件曼生壶和八大山人、石涛、新罗山人、金冬心、王翬、恽寿平、伊秉绶、吴昌硕、齐白石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唐云艺术馆建馆二十年以来,接待不少国际友人,以及数以万计的港澳、台同胞和全国各地的艺术爱好者。并举办了“中国荷花国画名家邀请展”。2002年金秋,由唐云艺术馆发起,百位国内知名画家相聚西湖畔,绘西湖之美,话杭州风雅,开启了迄今18年的“相约西湖”之旅。对于沪浙两地,乃至全国的文化事业,做了不少好事实事。

艺德可风 陈晚龄